

继“文学陕军”和“影视陕军”之后，话剧舞台也刮起“西北风”

# “话剧陕军”来了！又“土”又好看

本报记者蔡馨逸

在我国的文化版图中，有一块土地以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现实主义人文关怀和创作传统，诞生了《创业史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白鹿原》等文学佳作，以及《老井》《红高粱》等影视作品，那就是陕西。

近年来，继“文学陕军”和“影视陕军”之后，“话剧陕军”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；《白鹿原》走遍全国74个城市演出430余场，吸引观众超过60万；《麻醉师》《柳青》连续两届斩获文华大奖；《主角》“未演先火”，首演前全国巡演已预售97场；《路遥》入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推荐的“在‘讲话’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”……

在用作品与市场对话中，陕西话剧形成了独特的气质。它总有些“土”：陕西话、黄土高原、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舞台上流转变换；但又“土”得厚实、精彩：乡音中透着乡情，黄土累积成文化意蕴，小人物身上雕刻出时代风骨。

## 文学土壤孕育出话剧之花

“可是我要唱、我要唱！我一听到秦腔的乐声，我就浑身颤抖，血脉沸腾，热泪盈眶！这是八百里秦川的乐声……是我们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灵魂中生命呐喊的声音……我要唱！我要在这新时代的好时光里，为我的父老乡亲唱！”台上，主角忆秦娥将半生跌宕化作深情道白。台下，掌声响起，直至落幕经久不息。

近日，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《主角》结束了在西安的演出，即将前往全国21个城市开启巡演。

《主角》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、陕西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忆秦娥从一个放羊娃到秦腔名伶的人生轨迹，伴随展开秦腔剧种的传承变迁和复杂世相的宏阔画卷。

从60余万字的小说，到3个多小时话剧，话剧《主角》的创作并不轻松。

话剧与戏曲两种艺术形式怎么跨界融合？小说里近半个世纪的沉浮际遇如何取舍浓缩？演出与生活的戏中戏怎样穿插衔接？从2019年3月拿到《主角》的话剧改编权，这些问题就摆在了主创团队面前。

三年来，主创团队11次组织专家研讨，多次到陕西三原、泾阳、眉县的“戏窝子”体验采风。

编剧曹路生9易其稿，用《杨排风》《白蛇传》《游西湖》《狐仙》等秦腔剧目串起忆秦娥的艺术成长与命运变迁，形成戏曲与话剧的互文。导演胡宗琪用一把不变的红椅子和54个场景的变化，实现戏曲舞台与生活场景的跳进跳出——忆秦娥每坐上椅子、穿上戏服都意味人生际遇的转变，将秦腔名伶的人生与戏曲紧密交织。

为了诠释好秦腔演员的身段气质，演员们从压腿、踢腿、跑圆场、靠山膀、倒立等学习戏曲基本功。忆秦娥的扮演者刘李优优说，在踩跷、劈叉时几乎所有演员都疼得掉眼泪，只有体会过秦腔演员吃过的苦，才能了解他们的感受。

舞美、灯光、服装、道具、音响……每一个环节都在精益求精，合力呈现一部对得起观众的舞台作品。在首演之后，根据专家和观众的建议，主创又对演出呈现进行多次提升。

“如果文学是树，话剧《主角》则是精心打造



▲西安话剧院演员在西安新城剧场演出话剧《柳青》(2018年9月15日摄)。话剧大量运用了方言和秦腔乐曲元素，充满了陕西地方风情。新华社记者李一博摄

的家具。”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说，“陕西人艺给我们一个文学剧院的形象，在文学中汲取养分，来建立剧目，扎根、植根于这片沃土，演老百姓的事，演人民生活。”

《主角》并不是陕西人艺首次将茅奖作品搬上话剧舞台。当2014年陕西人艺决定排演大戏时，陕西文学便进入了他们的视野。

“《白鹿原》是陕西文学的高峰，有极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，地域特征浓厚，作为陕西的院团，将这样一部作品搬上舞台，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幸。”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说，从2015年底首演至今，《白鹿原》走遍全国74个城市演出430余场，吸引观众超过60万。

三年后，陕西人艺再次从文学中寻找灵感，推出话剧《平凡的世界》，目前已演出超过246场，观众超过30万。

多场线下演出，线上作品浏览量超过50万次，收获了一大批年轻“粉丝”。

“花儿会”既是演唱传承“花儿”的重要文化空间，也是发展乡村旅游、激活县域经济的“流量密码”。

记者在岷县“花儿艺术节”主会场对面的特色产品展销和商品交流会上看到，琳琅满目的商品、天南海北的美食比比皆是，游人在享受“花儿”带来的精神愉悦的同时，也能够物质上得到极大满足。

“在岷县，‘花儿’一唱，人就来了。”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布商宋之英正忙着给客人裁剪床单，依托“花儿会”带来的巨大客流，她一天的营业额至少在5000元以上。去年在岷县营业短短26天，她就卖了10万元左右的布匹。

不止县城，乡村“花儿会”带客引流效果同样显著。端午节期间，岷县清水镇依托传统“花儿会”，举办了首届乡村旅游节，同步开展文艺表演、啤酒节、篝火晚会等活动，吸引了周边县区上万人参观游览，当地的农家乐、街边的小吃店都收获颇丰。

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包海燕介绍，进入农历五月，全县各乡镇以“花儿”为媒，接力举办乡村旅游节，预计到农历八月十五“花儿会”结束，全县将接待游客150多万人次，实现旅游收入7亿元左右。“花儿会”已经成为促进乡村旅游和县域经济稳步发展的“增长极”。

(记者郎兵)

据新华社兰州6月14日电

员一起经历著名作家路遥追求文学理想的一生。

5月23日，西安话剧院创排的话剧《路遥》在西安新城剧场上演。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80周年之际，话剧《路遥》入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推荐的“在‘讲话’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”。

话剧《路遥》由著名作家、剧作家唐栋执笔，著名导演傅勇凡执导，以作家路遥为主人公，生动刻画路遥生活中的困顿与烦恼，以及他文学创作的追求、曲折与成功，着力还原这位耿直敦厚、热爱人民、痴迷文学的作家。

在话剧剧中，面对各种文学思潮冲击，路遥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写出的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一部接连遭遇退稿，被评论界批评“过于陈旧”。是追赶潮流，还是坚守初心？他清醒而坚定地回答：“文学，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，不能传达普通人的苦难和焦虑，那它就不配成为文学！”

发端于悠久的人文历史传统，延续了延安时期红色文艺的基因，陕西文艺凝结出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范式，它不仅存在于文学中，也彰显在话剧舞台上。

西安话剧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西北人民话剧院，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区第一个话剧表演专业团体。

西安话剧院院长任雪迎说，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《延水长》《艰难时事》，到近年来在全国巡演的《麻醉师》《柳青》《长安第二碗》《路遥》，西安话剧院充分挖掘运用陕西地域元素，注重描摹小人物的生活变迁，展现时代发展变化，讲好百姓故事，抒发时代共鸣。

在《柳青》中，柳青和皇甫村村民的日常交往演绎的是新中国农村运动的轰轰烈烈；在《长安第二碗》中，一家葫芦头泡馍馆的人间烟火浓缩了40年的改革巨变；在《红箭红箭》中，秦岭深处的军工科研人员在爱情与事业的抉择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扛起国家使命……

“写时代必须塑造人。”任雪迎说，塑造好人要熟悉生活，才能真正表现出人物的言行。

柳青从一个带有一些“洋味”的知识分子，转变为一个与乡亲们心连心的“庄稼人”的过程，精准地体现在“圪蹴”这个泥土气息浓厚的动作上。“圪蹴”是陕西关中方言“蹲”，也是关中农民习以为常的动作。柳青的扮演者林波说，“圪蹴”是专门设计的动作，它代表柳青把县委副书记的官架子放下，从动作行为到内心感受都去贴近农民。

在《路遥》的舞台上，面对生活拮据，路遥动过为老板写传记赚钱的心思；《平凡的世界》第一部出版后，听到批评的声音，他极其苦闷……犹豫徘徊过后，他再次鼓起勇气，回归文学初心。“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路遥，看到他的内心冲突，看到一位作家终生的劳绩和使命。”评论家肖云儒说。

## 面向市场改革创新不止步

如今西安话剧院已经走过69个年头。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文艺工作团的陕西人艺即将迎来74岁生日。这两个伴随共和国成长的文艺院

团，见证、参与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。

在西安市建西街163号陕西人艺的办公楼后，有一个能容纳200多位观众的小剧场。它建成于2011年，是当时西安第一家话剧专业观演环境的小剧场，也是陕西人艺面向市场发展的起点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在电影、电视、流行音乐等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下，话剧日渐式微。为了激发文艺院团活力，2009年，国家开始对国有文艺院团“事转企”改制。不少院团在变革带来的动荡中开启了复杂且艰辛的探索。

2012年，李宣担任院长时，陕西人艺已经连续7年没排演大戏，日常在岗的员工只有12人，账面余额1万多元。怎么让剧院活下去成了摆在她面前的头等大事。

“剧目是立院之本，该做的就是排戏。”李宣说。在无编剧、无演员、无观众的情况下，李宣和其他八个职工组成了“剧目股东会”，自掏腰包、自编自导自演了陕西人艺的第一部小剧场话剧《欲望酒吧》。为了宣传话剧、考察市场，“股东会”创作之余到西安市各个人流密集的地方发宣传单，邀请观众走进剧院，聊一聊他们对话剧的看法。

从第一场演出只有一个观众，到连演36场场场爆满，《欲望酒吧》不但实现盈利，更让陕西人艺看到回归主业、走向市场的曙光。2013年，他们趁热打铁连排13部小剧场话剧，通过一个又一个剧目，摸索管理机制，储备艺术人才。同时，陕西人艺邀请西北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团队，对员工薪酬福利进行了企业化改革，用目标责任制配合绩效薪酬体系激发员工创作演出的积极性。

同一时期，西安话剧院也在摸索现代化文化企业改革。“万变不离其宗，剧目质量就是生命线。”任雪迎说，“在确定选题后，我们把项目负责制落实到剧目的创作、演出、宣发、文创全流程，为排好戏、闯市场打牢基础。”

在坚守与变革中，陕西话剧院团迎来了新的机遇。

随着人们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和消费能力提升，话剧以独一无二的现场感和艺术张力俘获众多观众的青睐，走进剧院重新成为潮流。

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《2021年全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》显示，2021年全国话剧演出总场次1.61万场，票房收入达到23.89亿元，消费主力是18至39岁的年轻人，其中“95后”“00后”消费者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。

比起单纯欣赏演出，年轻的话剧观众们更追求体验感和获得感。

为了满足观众新时期，让剧目可观看、可互动、可分享，剧院在舞台外下的功夫并不比舞台上少：演出前，配合购票电商平台推出宣传海报和文字介绍，在剧院大厅摆放海报展架、宣传册和文创产品营造打卡拍照的氛围，演出后，发布高清图照、组织签售和观众见面会活动，浏览社交媒体收集观众反馈……

“随着市场发展，院团从创排剧目、运营推广、版权保护、周边开发多点发力，打通话剧产业链上的每一环。这是话剧院团现代化管理水平的提升，也是我国话剧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。”李宣说。

# 大山里飞出的“百灵鸟”用青春唱响“花儿”

“可能因为自己出生在‘花儿’的故乡，骨子里就有那股大山的味道，所以学起来还比较快。”撒丽娜说。

这个“快”绝不是夸张。短短几年时间，撒丽娜边学边参加比赛，很快崭露头角，让很多人记住了海原县这个年轻漂亮的“花儿”歌手。

会唱“花儿”的“百灵鸟”也从大山里飞了出来，在2010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，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2013年，年仅27岁的撒丽娜被评为自治区级“花儿”传承人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区级“非遗”传承人。

“这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，我不再把自己简单定位为‘花儿’歌手，而是‘花儿’传承人，不仅自己要演唱出更好的‘花儿’作品，还要让更多人去传唱和传播。”她说。

2014年，撒丽娜辞去工作，全身心投入到“花儿”演唱和传承中。

同一年，撒丽娜创办了“花儿”艺术学校。说是“花儿”艺术学校，但主要招收的是学习钢琴、合唱、舞蹈的孩子，“花儿”课只是一门公益课，任何喜欢“花儿”、想唱“花儿”的人都能免费来学。

“刚开始推广普及‘花儿’很不容易。当我向家长介绍‘花儿’的时候，他们很多人根本没听说过，更谈不上热爱，所以我就就鼓励学校孩子来体验，还给他们排了一场‘花儿’

联播。家长们觉得很震撼，看到了‘花儿’的美，‘花儿’的好，就能接受了。”撒丽娜说。

后来，她还坚持推动“花儿”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机关等单位，公益培训达到上百场次，受益人群上万人。

去年年初，扶贫题材电视剧《山海情》热播，里面一首《眼泪花儿把心淹了》引无数观众落泪。在剧中演唱这首经典“花儿”的小姑娘李沐子就是撒丽娜的学生。

“这也算是我们‘花儿’的高光时刻，让全国观众听到这种传统音乐，更从歌声中感悟到西海固移民心中的向往。”撒丽娜说。

文艺既要传承，更要创新。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“花儿”传承人，撒丽娜认为，要想抓住年轻人的耳朵，就必须适度地在传统“花儿”中融入一些流行音乐元素。

2020年，她发行个人首张“花儿”专辑《花开少年来》，通过搜集整理改编创作，出品了很多风格不同的艺术作品。“我们不能让‘花儿’只在西北这片土地上唱得‘热闹’，一定要走出去。”撒丽娜说。

如今，撒丽娜还积极拥抱新媒体，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传“花儿”短视频，普及“花儿”知识，教唱“花儿”曲调，吸引了不少年轻粉丝。上个月，她被授予“宁夏青年五四奖章”。

“‘花儿’已经成为我的另一半：我走到哪，‘花儿’跟到哪；‘花儿’在哪，我就在哪，我们再也分不开。”撒丽娜说。

## 看！古老『花儿』全新演绎

13日晚，一场盛大的“花儿艺术节”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开幕。从旭日东升到暮色四合，数万名群众从各乡镇赶到这座地处青藏高原边缘的小城，参加一年之中最隆重的“花儿”盛会。

岷县体育场上，华灯璀璨、人潮如海。35岁的“花儿”唱作人徐卓站在舞台中央，用一曲充满现代音乐元素的新“花儿”《不唱花儿心不甘》，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，人们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，享受古老“花儿”全新演绎带来的别样快感。

“五月十七二郎山，不唱花儿心不甘。”伴随着吉他弹奏，乐队吟唱出的悠扬曲调，涤荡着观众的心田，歌词则流露出岷县儿女与“花儿”难分难舍的情愫。

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安明文介绍，“花儿”是广泛流传于甘肃、青海、宁夏等地区的原生态民歌，2009年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每年盛夏时节，西北便成为一片“花儿”的海洋。从山川草原到城市公园，“花儿”歌手用嘹亮的歌声，创造出生命最动人的表达，并开启数百场盛夏的“草地音乐节”。

岷县是远近闻名的“花儿之乡”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“民歌考察采录基地”。2019年，徐卓和3个爱好音乐的朋友成立了山民乐队。他们在保留“花儿”原有精髓的基础上，进行“民谣风”和“摇滚风”等符合现代听众口味的创造性改编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“花儿”得到更广泛地传唱。

如今，山民乐队已经小有名气，一年有20